

<<赫拉巴尔之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赫拉巴尔之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88856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88853

出版时间：2010年1月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[匈牙利]艾斯特哈兹·彼得

页数：241

字数：138000

译者：余泽民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赫拉巴尔之书>>

前言

中文版序 亲爱的中国读者： 我想，我说“我们彼此陌生”并不夸张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（当然，如果你读过《一个女人》，也许对我有一点了解）。

陌生意味着充满希望，在我们之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
不过我忍不住想告诉你，对你我只有一个希望：不仅希望你能够成为读者，而且希望你能成为我的读者。

（之后，你当然可以读其他的书——我并不是那类爱吃醋的人……） 这本书我写于1988至1989年，当时的东欧正酝酿着剧变，冷战时期的政治体制濒临结束，一个新的体制将要开始——直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个新体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

不管怎么说，从社会角度讲，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，这种希望不仅洋溢在人们脸上，也浸润到了这本书里。

我可以向你承诺，你将读到的是一部情节跌宕曲折的小说，有着犯罪小说的悬疑，一波三折，扣人心弦。

比方说，你可以在这部小说里知道上帝会不会吹萨克斯。

我可以提前告诉你：上帝不会。

所以他才叫查理·派克到天上教他。

结果令人沮丧，我们发现上帝缺少音乐天赋，死活学不会吹萨克斯。

这部小说里还写了天使，他们疲惫不堪地守在主人公的家门口，坐在一部旧“拉达”牌轿车里（这些轿车是我们从曾经是苏联的苏联那里得到的），也许，他们并不是天使，而是秘密警察。

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作家的妻子（这位作家并不是我!!!），她叫安娜。

亲爱的读者，我希望你会爱上她。

她是一位泼辣的女性，会用口哨吹布鲁斯，臀部非常有型，用小说里的话讲：她的屁股可真漂亮。

那位作家正在写一篇关于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文章，与此同时，安娜偏巧爱上了赫拉巴尔。

也就是说，这是一部爱情小说。

另外，它还有一点家族小说的味道，与我后来所写的一部作品《天堂的和谐》机关暗连——那部书有着更加险象环生、惊心动魄的曲折情节——我将在另一篇《序》里予以介绍，如果我们幸运的话，如果那部书能列入出版社的计划的话…… 关于我自己，我能告诉你的是，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我既没有猎杀过大象，也没有当过密探，更没有做过约翰·肯尼迪的情人。

（这句话我像是从哪里引用的，只是我忘了原话的出处。

这种情况在我身上经常发生，所以亲爱的读者，假如你在我的书里找到某句让你格外喜欢，听起来显得很很美很智慧很深邃的话，那么最简单的办法是，你把它看作是我从某人嘴里引用的箴言，比方说，从托马斯·曼那儿，或从《论语》里。

）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坐在房间里，要么写作，要么阅读。

年轻时我踢足球（很有天赋），还在大学里学过数学（不太有天赋）。

还有什么该说的？

有一些非常令我敬重的作品已经先后被译成中文，或多或少地变成了伟大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

另外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我非常爱的人。

暂时我先说这么多吧。

我亲爱的中国读者，向你致意，向你问候，我希望我们会彼此喜欢。

但我并不想继续缠着你，我知道，你现在想开始读书了。

艾斯特哈兹·彼得

<<赫拉巴尔之书>>

内容概要

生活再压抑，也抵挡不住心灵的触角潜滋暗长。

爱恋，无可避免。

在布达佩斯，安娜又怀孕了，如同那些年的很多事情一样，说来就来，让人束手无措。

她想打掉这个孩子，但身为作家的丈夫却照例视之为好消息。

安娜只能向她暗恋的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倾诉自己的愁闷。

这场诉说安静、强大，是一个女人无所顾忌的独白，恨的倾诉，爱的宣誓，是臆想的激情双人舞……

孤寂而博爱的上帝很想帮助人类摆脱烦恼。

为了阻止安娜堕胎，他派两位天使下到人间，甚至亲自拜查理·派克为师，学习吹萨克斯。

可是，对于人间的事情，上帝能做什么呢？

这是一部风格独特，想象丰富的小说，彻底颠覆了小说惯常的写法，三部曲的架构以及上天入地的角色设置让人想起空间感十足的歌剧，又似乎回荡着音乐的旋律。

作者的文学手法炉火纯青，运笔所至，如行云流水，无所挂碍。

阅读艾斯特哈兹，是享受，也是挑战！

<<赫拉巴尔之书>>

作者简介

艾斯特哈兹·彼得 (Esterházy Péter, 1950 -)

当代匈牙利最著名的作家之一，被称为“匈牙利的乔伊斯”，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，并获得多项欧洲文学大奖，如德国书业和平奖、意大利格林扎纳·卡佛文学奖、匈牙利文学奖和桑多·马莱奖等。

艾斯特哈兹是欧洲最古老显赫的贵族姓氏之一，彼得却降生在这个大家族刚刚沦为平民的时候，对于小说家来讲“最理想的时候”。

大学学习数学，曾是足球健将。

1976年开始写作，已著书近30种，被译成20多种文字。

主要作品有《天堂的和谐》《修订版》《心脏助动词》《匈牙利色情小读物》《赫拉巴尔之书》《一个女人》等。

译者简介

余泽民，北京人，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，后在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学位。

1991年赴匈牙利，当过诊所医生、大学讲师、插图画家、翻译、果农、家教、编剧、演员、编辑。

喜欢做一个浪迹天涯的生活艺术家，译介过2002年诺奖得主凯尔泰斯·伊姆莱系列作品，在《小说界》主持“外国新小说家”栏目，与汉学家合译《道德经》《易经》，著有《狭窄的天光》《匈牙利舞曲》《咖啡馆里看欧洲》《欧洲的另一色彩》等书。

现居布达佩斯。

<<赫拉巴尔之书>>

书籍目录

导读/彼得的布里洛盒子 钟鸣 中文版序赫拉巴尔之书忠诚篇不忠篇第三篇译后记

<<赫拉巴尔之书>>

章节摘录

1 威廉斯这人最怪的地方，在于从没有人见过他。教职员手册上只有标示为无照片的一块灰格，尽管温彻斯特年鉴里有威廉斯的照片，不过只拍到了他的手或手臂而已。学校网页上只有短短的个人简历，一样没有照片。温彻斯特大学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的那个星期一下午，“寻找威廉斯”对他的一些学生来说，已变成一项不得不做的事。

看来威廉斯是在躲他们，或是在捉弄他们。学生们得在开学前找到他们各科教授的照片，已经成为温彻斯特的一项传统，因为大家普遍相信，如此一来，当授课教师走进教室时，有助于缓解学生们的焦虑感。这就像是在老师出现以前，领先窃取一点他们珍贵的权威性一样。

威廉斯此举成了一条大新闻。“逻辑与推理204”这门课的几个学生对威廉斯隐身不露面的行为极为愤怒，深信他一定是在玩弄他们。

一个上什么课都拎着公文包、一本正经的乖学生，拿出被他揉烂的《课程手册》，搜寻“欺骗或教职员失职”之类的条目，许多同学也都围在他旁边看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威廉斯踏进教室。他穿着一条褪色的蓝色牛仔裤，这在温彻斯特校园是相当不寻常的行为。他什么都没带，这比他的衣着更教人纳闷。没有纸，没有文件信封袋，没有马克杯。他身穿一件法兰绒衬衫，下摆还扎进裤子里。没系皮带。脚穿Nike球鞋。教授的胡子刮得很干净，这在校园里又是另一件怪事。外表看起来很年轻（以一个快六十岁的人来说），左脸还有一点一点青春痘疤，使人联想到在火车轨道上被压扁的硬币。不过从某个角度来看，他还挺英俊的，动作轻巧安静，给人一种绅士的印象。他的手常常伸在身前，一副在黑暗中找路的样子，也像在说：别怕，我就在你身后。

威廉斯教授走到教室前方的讲台前。班上总共有十五人，八个女生，七个男生；全都是白人，这是温彻斯特校园的常态，而非特例。他们身上都穿着爸妈在暑假时为他们精心挑选的衣服。多数是高年级生，因为这门课是哲学系和英文系要修三年级研讨课之前的必修课。由于大部分学生主修哲学和文学，课堂上弥漫着一股不确定的气氛。这些学生并不清楚在未来的人生里该何去何从，但在各方面表现皆有一定水平。“聪明的孩子，”一位温彻斯特教授曾这么挖苦地谈到他的哲学系学生，“但都被哲101课里的笛卡儿‘桶中之脑’理论给诱拐了”。

威廉斯正要开口说话，某人的手机却响了起来。那个学生羞愧地钻进包里寻找那扰人的东西，他则在前面等着。事实上，他看起来比那个女孩还要不安：他低着头，满脸通红，女孩则愤怒地按下按键。有些教授会让那个女孩难堪，可能叫她哼一段手机铃声，或要求在同学面前把电话打完之类令人不舒服的事。

但威廉斯只是等着。电话静下来之后，他用一种柔中带刚的语气说：“发生了一桩谋杀案。”

没有人知道该对这句话作何反应。坐在后排的一个年轻人大笑起来。威廉斯也微微笑着。

<<赫拉巴尔之书>>

他盯着讲台，把上面的某样东西拨开。

“不是真实的谋杀案，”他说，“不是的。”

这是一桩可能在未来发生的谋杀案。

一个……”他停顿一下，抬头看着班上学生，手在空中挥动，似乎想把他想讲的词给抓下来。

“一个假设。”

”前排的女孩说。

“没错！”威廉斯说。

他对“假设”这两个字很满意，因为和他想表达的故事情境很吻合。

“一个假设。”

一桩潜藏的谋杀案。

一桩未来式的谋杀案。

如你们所知，谋杀案成立之前肯定会发生许多事。

而那些事，如果你们够聪明的话，其实是可以预防的。

”他陷入沉默。

他们在研讨大楼上课，温彻斯特最老旧的教学大楼。

阳光穿过无遮蔽的高窗倾泻过来，几个学生遮住眼睛周围的光线。

这是“东研讨室”这间教室的麻烦所在，光照的问题常使下午的课——好比“逻辑与推理204”——被迫取消，因为强光照得老师和学生都偏头痛了。

“像怎样的事？”终于有人开口。

威廉斯转头面向白板，想找可以在上面写字的东西，但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天，教授们纷纷囤积自己的物资，没有人留下半支白板笔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回过头来面对学生。

“譬如说，时间。”

”他说，“首先是时间这个变项。”

如果被害者和谋杀犯——” “潜藏的谋杀犯。”

”刚刚回答假设的女孩说。

她已经认真起来了，一边用笔记本电脑做笔记，一边猛点头。

“没错。”

如果被害者和潜藏的谋杀犯没有在一定的时间内被发现的话，她就会死掉。

” “多久以后？”有人问。

“从星期三算起，六个星期。”

”教授说。

每个人都顿时发现，秋季学期刚好六个星期长。

秋季学期之后就是学生所谓的温彻斯特学期，总共有八个星期，期间会有很多学生出国念书。

“逻辑与推理204”和所有秋季学期的课一样热门，许多学生希望他们的表现能让欧洲和南美洲委员会惊艳，好赢得前往梦寐以求的国外学校念书的机会。

“其他变项还有，”威廉斯继续说，“地点、动机和情境。”

”如果威廉斯有笔的话，他一定会写在白板上。

坐在前排的那个女孩在笔记本上敲入这四个词：“时间”、“地点”、“动机”、“情境”，全都改用粗体字特别强调。

“好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星期三见。”

”教授扭头准备走出东研讨室的门，门还开着。

整堂课只上了十分钟。

班上学生一阵慌乱，这是他们不曾预料的情况。

他们既想冲出教室享受这天剩余的时光（威廉斯的课排在傍晚，刚好是他们的最后一节课），也想搞清楚威廉斯和他所说的失踪女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
“等一下。”

<<赫拉巴尔之书>>

”携带笔记本的女孩终于说。

威廉斯正要出门，在门口止步。

“什么事？” “我们要怎么阻止它发生？”她问。

威廉斯走向教室，脸上带着谨慎的表情，仿佛在担心这些年轻又天真的学生们陷入混乱。

“哪些问题才是有关联的？”他问。

那个女孩看起来一脸困惑，从笔记本上方望着威廉斯。

她知道她在这里必须谨言慎行。

她常常陷入一种困境，就像现在，既有主导课堂走向的冲动，又希望保持沉默，让老师忘记她的存在。

所以她才带笔记本上课，她发现敲键盘的声音会让老师注意到她。

她不需要说话，也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想法会让其他同学抓狂，同时又可以借笔记本让教授知道她在认真听课。

这招的确奏效，她每一科都以高分过关，在学校的人缘也很好，完全不会被视为书呆子，就像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、一头卷发、戴着胶框墨镜（就像琼·蒂蒂安在C-Span电视台上戴的那种）、闲暇时读维拉·凯瑟的女孩一样受欢迎。

她绝对是有人缘的，常常和她赖在一起的姐妹会成员都这么说。

她和她的朋友桑玛·麦考伊自称“游走两端的人”——既能坦然推却姐妹会的邀请，又有人脉参加男女狂欢派对。

游走在两端是她们认为的在温彻斯特的最佳生存之道。

可是，眼前威廉斯问哪些问题才是有关联的——这是一个比较需要深究的问题，她顿时愣住了。

如果开口回答，她那成串哲学大道理必然会倾泻而出，其他同学只能无所事事地耗上一个小时。

如果保持沉默，那么威廉斯就会认为她只会问一些空泛的问题拍老师马屁，不过是脑袋空空地在笔记本上做笔记罢了。

“她是谁？”坐在后排的一个男孩问，及时解除了她下不了决定的困境。

他就是稍早放声大笑的那个学生，笑是他在课堂上常有的反应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许多事在他听来都十分无聊可笑。

就拿逻辑课来说，他选了威廉斯的课之后，很快认定这门课根本在浪费他的时间。

这个世界毫无逻辑可言，他知道。

不过是在笼统的选项中作决定，问题反复思考却无法解决，只能在灰色地带浑噩度日。

（假如你解决了那些问题，那接下来的课程里还有什么好讨论的？）就算作好决定、想清楚问题，世界还是会同以前一样奇怪和疯狂。

他名叫布莱恩·豪斯。

跟许多人一样，布莱恩在温彻斯特学会让自己看起来像另一个人。

譬如说，没有人知道过去十个月以来他为不能说的痛苦所扰，没有人知道他其实根本不听T恤上的那些乐团。

他参加兄弟会、校内社团和读书会，摆出一副非常投入的模样，实际上却极度痛恨这一切。

他本来打算过完暑假就不再回温彻斯特了，但他要怎么跟他的爸妈开口？他哥哥的死带给全家无限的空虚与落寞，一定没有人能理解，幸存下来的他怎么会想虚掷自己的生命。

他妈妈已经开始穿起温彻斯特大学的U领运动衫，Volvo的保险杠上也贴着“我的孩子是温彻斯特团长”的贴纸。

布莱恩知道自己不可以让她蒙羞失望；然而，自从马库斯死了以后，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变得微不足道了。

布莱恩又瘦又高，他开始理起光头，因为他哥哥以前也这么做。

温彻斯特的女孩子把布莱恩的冷漠视为一种性感的反抗，因此她们喜欢在深夜跟布莱恩在他的宿舍分享她们的想法。

这是两码事。

他在纽约老家有个女朋友，难道他不会有欺骗她的不安吗？他会，也不会。

<<赫拉巴尔之书>>

就某一方面来说，他的行为显然是一种背叛。

他知道那是什么滋味。

可是在他的灵魂里满不在乎、枯竭的那部分，从不曾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。

最后不过是伤了一个女孩的心罢了。

这就和所有事情一样，没有逻辑可言；和生死不同。

“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
”威廉斯说。

他也越来越认真了，看来愿意回答某些问题，但必须得有人先提出对的问题。

“她是谁？她名叫波丽。

”有些学生在笑。

“真好笑的名字。

”某人说。

“没错，的确蛮好笑的。

”威廉斯同意。

“‘波丽想要一块饼干，’”布莱恩说，“‘我想我应该先让她下车才对。

’科特·柯本的歌。

”他皱皱眉。

他其实不喜欢掉书袋，尤其是从流行文化偷来的典故，或许是因为他如此做作——坚持戴上面具、随波逐流的伪装——那正是他最痛恨自己的地方。

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他已经确定自己不会喜欢这门课。

“没错，”威廉斯说，“还有其他问题吗？”“她多大？”一个坐在后面的同学提问。

“今年十八岁。

”这也是他们刚进温彻斯特时的年纪。

“她的外表？”另一个学生问。

“个子娇小，身上佩戴许多饰品，还穿了很多洞：耳朵上缘、耳垂、肚脐上都有。

她的下背上有个中文刺青，头发染成褐色。

她常常意识到自己的身高，希望能再高一点。

”简言之，她的外表就和在场大部分同学差不多。

“她人在哪里？”布莱恩问。

“‘地点’。

”威廉斯说。

“她怎么去那里的？”他问。

“‘情境’。

”这是之前强调的最后一个概念。

意思是：我们离答案并不远。

“胡扯。

”布莱恩咕哝着。

“或许吧，”威廉斯说，“或许这一切都是胡扯，但波丽现在有危险，如果你们没能在六个星期之内找到她的话，她就会被杀害。

”全班再度陷入一片死寂。

东研讨室里的钟继续滴答作响，光线洒落在威廉斯的讲台上。

“这些跟逻辑有什么关系？”带公文包上课的男孩问。

他是这群学生中最实际的一个，也是惟一选修“逻辑与推理204”的学生——对他而言，等于是自讨苦吃。

他主修文学，这在温彻斯特是个反其道而行的决定。

温彻斯特在80年代改制为大学，原本是一所位于印第安纳州德莱恩市中心的小学院，与西北方一百五十英里外著名的天主教学校相比，总是相形失色，尽管宣传小册上总是欣然指出，领到罗德兹和傅尔

<<赫拉巴尔之书>>

布莱特奖学金的温彻斯特毕业生，比圣母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加起来还多。

温彻斯特改制大学之后，课程也如预期的那样变得比较专精实用与深入。就快二十年了，教职员间仍对温彻斯特的转变有不同看法，有些老一辈的仍坚持温彻斯特学院的教学理念。

这个公文包男孩的父亲就是个老温彻斯特，现在是天普大学数学系教授。

做儿子的数学天分虽然不如老爸，却总是懂得选择那条最直、最不困难的路，直抵迷宫的尽头。

他名叫丹尼斯·佛拉赫提，在学校大家总是戏称他“威胁者丹尼斯”。

这是个大大的讽刺——即使他有这个筹码，丹尼斯也绝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。

他实事求是的个性让他躲过大大小小的冲突，还因为能灵巧地扮演“魔鬼代言人”的角色，而成为他父亲加入过的“斐陶斐荣誉学会”优秀兄弟会成员。

丹尼斯住在斐陶斐顶楼一间可以容纳十个人的单人房。

他喜欢把一头乌黑的卷发盖在眼睛上。

对斐陶斐的其他人来说，他到底有什么能耐，可以轻易地吸引异性的目光，一直是一道难解的谜。

当女孩进到丹尼斯的房里时，兄弟会的成员们会在门前晃悠，窥看地板上的四只脚——这是兄弟会宿舍一项古老（却又常常被打破）的传统。

一个小时之后，门会紧紧关上，接着传出轻柔的爵士乐声（明格斯或柯川或蒙克）。

大伙儿总是在想，比方说，他是怎么钓到大家喜欢得要死的莎凡娜·克里波？她几乎每晚一进丹尼斯的房里便不见踪影。

答案是魅力。

丹尼斯做任何事都有自己的一套，撒谎也好，耍手段也罢，他总能让自己全身而退，或随心所欲地和别人聊得投机。

每当兄弟会出状况被罚款时，他们就派丹尼斯去和社团管理委员会协调。

如果委员会会长刚好是女性的话，罚款总会自动降低，或直接从记录上删去。

丹尼斯的穿着与众不同（他喜欢穿Brooks Brothers的西装，Mephisto的鞋，搭配一成不变的公文包），说话的方式也与众不同（在日常对话里，他会用推论和动机之类的字眼）。

在温彻斯特校园里，丹尼斯·佛拉赫提和大部分年轻人相比，的确很不一样，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

“逻辑使谬误毁灭，”威廉斯直截了当地回答丹尼斯的问题，“它是从一连串抽象的概念中，建构出有意义的归纳或演绎过程。

每个人都准备好要听长篇大论了。

有的学生从背包里拿出记事本，打开笔盖准备抄写，但威廉斯又将话锋转回波丽身上。

“逻辑会帮助你们找到她的下落。

”他说。

仿佛突然想起某件事，他补充说，“在规定的时间内。

”“我们有哪些线索？”携带笔记本电脑的女孩说。

“今晚将会把第一批资料电邮给你们。

”教授回答。

不再有任何问题之后，威廉斯走出教室。

他没再说再见，一个字都没说便离开。

之后，“逻辑与推理204”的学生聚集在空荡的走廊上，讨论这门课的诡异气氛。

有些人因为今天没有具体的作业而开心不已。

温彻斯特的学生称这类课为“营养学分”，只要去上课就能过关。

正当大家在猜电子信箱里会有什么“线索”时，布莱恩·豪斯说，他不知道，也不在乎，反正他根本没打算看邮件。

携带笔记本电脑的那个女孩感到很痛苦。

她走出大家围成的圈子，微热的电脑抱在胸前。

她满脑子都是威廉斯教授，以及她该如何破解这门课的秘密。

<<赫拉巴尔之书>>

不管是温彻斯特还是肯塔基州的天主教中学，每门课都有一个密码，一个等着破解的设计。

可是在威廉斯的课堂上，她却似乎找不到显著的密码可解。

或是她还没找到。

这对她构成了十足的吸引力，因为在温彻斯特的这两年里，她终于首次面对一项真正的挑战——如何解开威廉斯这个人和他这门奇怪的课背后的谜。

没有课表，没有课本，也没有笔记——没有显而易见的密码!这一切都很新奇，却也使她感到痛苦。

当然，她不会跟任何人说。

丹尼斯·佛拉赫提问她觉得这门课怎样时，她咕哝了一句若有似无的“还好”（她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，他非常喜欢这门课。

他当然会喜欢，不是吗?）。

不过，“还好”二字并不是她对威廉斯的真正想法。

那天下午，当她走出研讨室时，她感觉到一股诡异的吸引力。

<<赫拉巴尔之书>>

编辑推荐

一首关于生活、苦与爱的曼妙幻想曲 一部向捷克大师赫拉巴尔的致敬之作 Esterházy：欧洲最著名的贵族作家 厄普代克 略萨 热情推荐 钟鸣 导读 艾斯特哈兹·彼得是我们时代最有趣、最具原创性的作家。

——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 他的世界是口语的烟花幻术，往往语言本身就是故事……匈牙利文学的最前线。

——《时代》周刊 某种程度讲，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·彼得的《赫拉巴尔之书》也就是美国艺术家安狄·沃霍尔的《布里洛盒子》。

——钟鸣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